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卷五

題跋

南海吳榮光伯榮

跋王右軍長風帖摹本

右軍正法眼藏當以虛和朗潤爲準閣帖所摹儘有善本必欲隨黃米指擊乃使王知微身無完膚此亦矯枉者之過也長風帖鬱岡齋刻摹本頗覺筆餘於意乃謂淳化并形似失之不知彼所謂形似者乃米老習氣右軍斷不爾也此帖摹手與淳化同頗嫌筆弱然虛和朗潤之旨正賴此以遠想高曾丰度若專以矯健爲右軍

則汨汨流弊必至於楊風米顛恐右軍不任受咎耳

南唐按樂圖跋

此按樂圖也宋沈括辯樂謂霓裳至第七疊方謂之疊
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今圖中有拍有舞則是疊遍後也
宣和畫譜唐張萱有按樂士女圖南唐周文矩有按樂
宮女圖此幅右方之上有建業文房之印朱色爛然是
李後主江南庫中物歟已脫落未能定其爲張爲周實
非南唐高手不能幅旁左方下僅存項叔子項子京家
珍藏印二右方下有高氏江邨草堂珍藏書畫之印一
而銷夏錄不載想江邨得於癸酉以後耳

唐人秋嶺歸雲圖卷跋

鑒家自黃米後多辨印識評跋及書畫波磔形似尺幅分寸自書畫史雲烟過眼錄以至於今著錄不下數十百種均一名蹟所錄不無異同爲權衡者竊權衡爲斗斛者竊斗斛刻舟求劍其奈之何哉而書家畫家起而矯之不求考据但以意見所及佳則真否則贗其實後人目光未必盡能照到古人深處楚則失矣而吳亦未爲得也此閭右相秋嶺歸雲卷校之張泰階寶繪錄無一不合其爲張氏所見之本無疑琴山農部示質於余

余謂此卷自張氏至今已越二百年絲絲相綰節節相
符請卽以寶繪錄定爲唐人可也

唐貞觀人書藏經跋

此冊先得五紙後得十紙共十五紙每紙九行文義連貫末闕兩行與昔年所見鮑氏七寶轉輪王經筆法如一鼻孔出氣七寶轉輪王經末題有貞觀廿二年十二月十日用大麻紙七張二分又有銀青光祿大夫行家令臣閻立本姓名鮮于伯幾原藏入明內府世祖講筵以賜金幼孜者幼孜跋爲鍾紹京韓逢禧跋亦定爲鍾相今此十五紙筆法方重於九宮法折算無遺而姿態橫生與七寶經的出一手不必遽定鍾相而同爲麻紙

所書墨光幾不可復辨要爲是唐初人同時書進毫無
疑義余藏唐經未有其比因定爲貞觀人書覺歐虞褚
薛去人不遠也

周文矩賜梨圖卷跋

此卷以道光甲午得之長沙其殿閣器用樹石馬匹皆毫芒生動而門外夜色之深沈從人之困倦侍者之妍麗恭婉想見君臣同德永夕從容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也外傳序事內自燒一梨而詩作兩顆梨畫於槃中尙餘二顆此所以起三王之乞耶江南李主惓惓於唐故多畫唐宮故事如鬪鷄相馬按樂等圖侍者皆作大髻高髻此圖或後主時進御之作宜其有張萱周昉遺風也圖畫精能之極卷尾元人諸跋惜流傳旣久爲賈人

分真跋以誑人厚值故於卷尾諸贗跋一一割汰補錄
趙松雪書鄴侯外傳於後而辯之

宋御府荔支圖跋

右按圖節錄忠惠譜次第韓崇所錄清河書畫舫泥金小楷標題之下遺起龍牙訖蜜荔支七字小注忠惠原題已失去此小注本錯誤譜云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則以陳紫冠首宜矣至今閩人猶豔稱之龍牙爲荔支之變豈得以取冠羣芳公然倒置耶今按譜七篇首列陳紫次方紅次游紫次卽小陳紫次宋公荔支又次方爲疏黃龍牙蚶殼譜如此而畫卽如此方是忠惠真本張丑旣謂起龍牙訖蜜荔支而何得又謂次第悉與

譜合耶母亦東南妙品遠隔中原並其形色而未能詳考則忠惠之金字標題爲附會贗作耶至以琉黃爲蜜荔支或以佛桑漿漬色本紅黃而附會琉黃耶余四至三山兩任間藩得按譜標注於卷後惟龍牙未見忠惠云全樹之變非常有也故圖亦止畫三四顆彎曲如爪牙其餘皆未變者也陳紫以下五種則親嘗之且飽啖之矣陳紫今出南安縣閩省絕不易得相傳猶是宋樹也余於道光辛巳己亥得嘗二次其餘均拜下風矣圖六種不全想是崔慤等人傳寫不知何時入紹興御府

以致有明頭巾諸老橫肆譏詆亦足鑒矣

米元暉雲山得意圖跋

米家雲山得意自董香光以下皆目爲元暉可以論定矣然空言武斷實未足以見古人之真婁子柔據米老墓志謂元章僅四十九未入紹興年代元暉壽至八十而未攷其生卒年月筭在辛據十紙說及謝太傅帖快雪帖跋謂墓志稿無享年四十九之說卷跋於紹興五年圖作在前尙是北宋時物高澹人止後題詩試墨聞木瓜香而均未及考實諸君子琅琅真鑒蓋有待於後學也按米老生於宋仁宗嘉祐六年辛卯十紙說付寶

先生者係在元符庚辰年已五十得謝太傅帖在建中靖國辛巳年五十一至快雪帖紹聖丁酉海岱樓題則紹聖無丁酉覃谿老人已辨其悞而元暉生於熙甯甲寅故小名虎兒則此卷或作於元祐初年曾跋不悞但悞於章暉二字舛寫耳迨越卅餘年爲紹興五年乙卯始見於李振叔家題字時元暉年已六十有二卷乃十餘歲所作故云兒戲也以十餘歲之人隨意搦管淋漓元氣如風舉雲移是何等胸次耶信乎山谷云小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也又越廿二年紹興卅二

年壬午伯玉出以相示有曾純父題蓋此卷尙藏伯玉家故有李琪家藏子子孫孫永爲寶用十二字長印又有隴西伯玉四字方印元章卒於大觀元年丁亥年五十七元暉卒於紹興十五年乙亥年八十二純父跋時已先後歸道山矣此卷藏家由嚴而閔而曹則匏翁在辛跋已備惟在辛跋有空字考據未定闕疑之意而詹人亦卽以入消夏錄想未及檢耶

五代黃叔要蜀江秋淨卷跋

五代黃叔要蜀江秋淨圖宋思陵瘦金題籤有御書瓢
印宣和政和及內府圖書之印幾暇珍賞雙龍諸印又
有明昌御題半印各印朱色爛然元柯敬仲黃大癡諸
人印識惟謹俞紫芝詩黃大癡跋皆在至正四年甲申
吳仲圭詩在至正五年乙酉文徵仲跋在明嘉靖十三
年甲午袁凱詩年月無攷叔要爲蜀主待詔此蓋寫其
國中秋江景後入宣和御府再入明昌御府不知何時
散出故有俞黃等題跋時大癡年七十六仲圭年六十

五至明入宣宗御府宣宗有宣和殿故有宣和之寶圓
印徵仲跋內所以有詢其所自中官奴隸不敢言以避
禁之語也是時徵仲年六十五矣此弓山水澄鮮樹石
靚秀蒼松翠竹紅葉清波遙亭畫舫隨意著十二人極
工雅又極朗潤真能手也仲圭草法本張長史世所傳
分段墨竹字似李懷琳者皆康熙年間吳僧贗作當以
此卷中詩跋定之

跋王荊公書天童山溪山詩墨蹟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
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
至牟獻之乃謂其性卞急所致然不妨書法此卷書天
童山溪山詩無意求工而蕭澹超逸如散僧入定上變
風子下接溫夫爲書家別開一派亦見其人之矯同立
異生性使然也

宋李晞古采薇圖弓跋

右宋李晞古首陽高隱圖款九字在石上云河陽李唐
畫伯夷叔齊右角下方有紹興半印餘多項氏收藏印
余弱冠得見於同里黃氏黃之先人康熙間官京師以
重值購歸厯傳數世寢食必偕蓋此卷自國初入粵至
今已百餘年故僅見於張丑汪砢玉郁逢慶各著錄而
孫氏高氏銷夏記錄皆未之及也少時見黃氏命畫工
臨數本僅得形似曾爲撫書前後題跋嘉慶丁卯戊辰
間偶過厰肆見書賈所鬻贗本卽黃氏重撫本輾轉散

出者余所書各跋宛然尙存深可笑也庚午南歸省親
歲除日有人持一匣來云是黃氏高隱圖真本見之狂
喜罄囊得之廿年來夢想此本竟爲我有矣標背猶是
百餘年前物嶺表卑濕暑無蒸變豈有神物呵護耶其
絹上有數小墨點則黃氏傳撫不謹爲畫工所污並誌
於此他日勿輕示人

宋王逸老千文冊跋

知鵞羣等帖爲怒張狂怪則知右軍父子用法之微知
高閑爲懸酒肆之書則知伯英臨池之奧知長史魯公
口授之旨則知楊風米顛之變可上溯王羊遞衍之源
草書雖貴豪邁而寓謹嚴於宛朗制斥弛以虛和此千
古真傳秘訣宋高宗右軍非好鵞效其宛頸二語致足
思也此冊王逸老千文於長史魯公少師南宮默叅頓
證元以後諸人斷不能下一筆李君實跋云書道宋末
儘有人至元頓靡是也然明人矯元之靡洵至張弼祝

允明淋漓痛快其弊極於廖輔徐渭猖披散漫則又誰
之咎耶冊內有增筆有減筆具俗眼者或致疑焉然叅
之分篆源流無一不合實草書正法眼藏難爲外人道
也董思老自言直起直收吾何敢云吾何敢云

屋漏痕折釵股擔夫爭道與山中黃龍同一妙諦此冊
只山谷五十後書可以並觀

元趙文敏書洛神賦卷跋

趙文敏洛神賦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爲俞子中書時年四十六歲書也後二十三年爲至治二年壬戌虞伯生跋尾時伯生年五十一松雪以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九伯生跋爲九月已在公卒之後故追遡集賢同直示觀大令九行殘字耳又後五年爲泰定三年丙寅此卷歸於仲長有龔子敬跋後有柳道傳跋爲善學大令者想與龔跋同時余謂此卷乃松雪由誠懸而悟入大令隨筆所至無意求工乃遠出平日書蹟上羌由學力旣

到遂能如此伯生跋一筆全文四字真得此書神理評書者正不必鍊取字句剿襲前人牙後慧也余二十年前得公行書此賦冊前闕二十四行乃公四十八歲所書後此二年雖規仿蘭亭聖教而用筆消息與此同一鼻孔出氣知此爲公所書確然無疑者此益見公之八法與年俱進蓋公以四十六歲得定武禊帖於獨孤長老有十三跋此後用筆乃直趨右軍矣道光辛卯二月余免父喪入都得之琉璃廠肆念同時真鑒如覃溪夢樓芝山皆不可作遂書卷後以告來者余得伯生書劉

垓神道碑真蹟卷亦在至治二年與此卷跋尾氣韻並
同龔柳二跋亦真蹟中之佳者此卷閱今已五百餘年
諸跋完善無一割裂散失真足傳信傳寶也

元趙文敏畫軒轅問道圖大幅跋

此道家丹法之祖也圖爲文敏六十七歲所作左方上有篆書軒轅問道圖五字亦文敏親筆右方下有行書年月款識明張丑清河書畫所載趙子昂軒轅問道圖絹本大幅却佳卽此本也原標立幅因嶺表蒸濕絹素糜損命工重裝改作橫看較便舒卷復倩畫師蔣薌湖畧加修補並不自揣爲書莊子在宥篇本文於後文敏暮年極筆精妙之至又得如此巨幅飄飄有凌雲氣黑池至寶每一省覽尤可爲養心寡欲之助也

趙子昂書淨土詞跋

書家多寫珠林至語以其令人加敬發人深省此白雲
和尚淨土詞宜文敏爲之一再書也文敏此卷虛和宛
朗用筆含蓄停頓是得力於定武稊敘後以右軍法變
入北海之作時公年已五十有六越年卽以翰林學士
內召矣以西方之三心十念作娑婆之逝水浮漚其人
不可思議其書法亦不可思議

元趙文敏書福神祠碑卷跋

松雪書凡三變元貞以前猶未脫宋高宗窠臼大德以後專學定武稊序延祐以後變入李北海柳誠懸法而碑版尤多用之此卷書鄧善之所撰杭州福神觀記參用端州石室記及西平郡王碑法按松雪以延祐三年爲學士承旨六年得旨南歸善之以五年由翰林待制出僉江南浙江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此碑成於延祐七年庚午正善之爲江東肅政廉訪時而松雪則在學士承旨告歸後結銜均與史合是時善之年六

石雲山人文集

卷五

六

十三松雪年六十七矣文旣簡潔書尤圓勁道光丙申
七月有攜至京師求售者余定爲真蹟屬蔡友石大京
兆收之越歲友石索跋因爲書此

趙文敏與中峯札跋

凡三則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公應詔至京以翰林侍讀學士
撰定祝文旋謁告去此札云十月十九日到大都除侍
讀學士廿一日禮上想卽應召撰祝文時也時公年五
十七越年長子亮卒於京師札云六十之年想年近六
旬約舉成數耶

右跋第
二札

天目中峯禪師趙文敏公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馮
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訪海粟海粟
出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而成如馮之數海

栗神氣頓懾右錄陳眉公筆記如此知中峯尙不離文

字禪也

右跋第
四札

此蓋爲翰林侍讀學士後謁告歸里時用筆虛和宛朗
爲冊內最上品於晉人法度亦已得大解脫證金剛妙

諦也

右跋第
五札

跋趙仲穆書洛神賦真蹟

仲穆書洛神賦從荒率處得新意實有一二筆文敏未曾寫出者右軍虛和宛朗變而爲子敬之雄姿英發故可於此消息之伏中退直芷鄰年文出此見示與余所藏文敏所書此賦不全本並凡而觀此段墨緣足以侈覃溪老人之對觀臨本矣時覃溪歸道山已五閱月爲之慨然

元虞伯生書劉元帥神道碑弓跋

劉垓仲寬元至大三年庚戌以都元帥移鎮廣東皇慶
元年壬子卒於廣州越十年至治二年壬戌歸葬於穰
城其子威始乞虞文靖爲表墓之文予於廣州訪元帥
廉吏之祠人無知者蓋去祠廉吏時五百二十餘年而
文靖此弓又未知曾否刊入穰城墓道均可慨也仲寬
戰功甚偉且位至都元帥而當時御史以爲素不知兵
宏簡錄因以入傳豈雌黃可畏蓋棺後尙無定論耶文
於武敏世家爵未當功之說而以璽書永保富貴解之

是當時人敘當時事之體可謂婉而微矣書法大似昭仁寺碑昔人以昭仁寺碑爲唐初人學虞伯施者所爲高文恪跋謂規模唐人是也文恪前跋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被劾回籍後宛平王文靖丹徒張文貞薦

召來京修書之年後跋壬午乃四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之歲張文敏跋於癸巳則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散館授檢討之第二年文敏生於康熙辛未時僅二十有三耳

朱澤民山水卷跋

此睢陽山人盛年筆也按山人畫周景安秀野軒圖爲元至正廿四年時年七十有一後其嗣吉題云先公暮年已倦於此明年遂卽世則山人年止七十二歲以年月攷之此是四十九歲所作

元王叔明聽雨樓圖跋

右聽雨樓圖詩卷引首有周伯溫篆聽雨樓三字圖款
云至正廿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人王叔明於廬生
聽雨樓中畫生名恒字士恒時東海雲林生同在此樓
此卷蓋因張伯雨倪雲林作詩贈廬山甫至山甫之子
士恒時諸名士繼以詩畫彙萃而成者也伯雨詩題至
正八年戊子二月倪雲林前詩霧字韻者想亦作於此
時時伯雨年七十二卽以是年卒越十八年至正乙巳
四月一日有鮑仲孚詩九日復有倪雲林詩蓋雲林因

後詩和伯雨韻遂將前詩并作一紙時雲林年六十有三至是月廿七日叔明與雲林同集此樓叔明乃爲士恒作圖三十日則有王鳴吉詩并記六月九日張來儀有詩及記時來儀年三十三自蘇西礪已下十二人詩跋不著年月想在乙巳以後也詩和張倪二公者只西礪與周伯溫二人餘皆聽雨題圖之作此卷明初歸沈成甫韓公望爲書宋蔣竹山聽雨詞於後越三十八年爲永樂五年丁亥成甫復徵王達善記弓中諸賢出處大畧後以卷贈長洲沈啓南之祖孟淵作聽雨樓於吳

門越七十四年爲成化十六年庚子啓南出示陳味芝
有跋又越二百二十年爲我

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卷歸宋牧仲有詩圖作樓兩層
在坦坡上下臨江前植大垂柳一樓四周有欄楯後倚
梧桐喬木三左爲老樹三巨石森秀隔岸之左十二峯
遙矗娟妙樓中跂倚後窗手執麈尾者其盧士恒耶江
上扁舟張雨傘危坐者其雲林生和詩觀畫後歸而泛
舟耶舟子一人披簑戴笠搖柔艣如聞其聲接艣之繩
微曲蓋山雨甫來牽繩繫艣繩未濡透搖者又從容和

緩故不弦直也亦可見山澤閒適之趣耳

此弓引首篆書一紙畫一紙真隸行十六紙作者二十
二人除前記外其年月可攷者尙有僧道衍書於洪武
二年己酉時年三十五沈啓南以成化十六年庚子清
明日出示陳味芝跋識時啓南年五十四宋牧仲以康
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題詩時年六十七自康熙庚辰
至乾隆間成哲親王以五百金由錢湘舲閣學士購於
商邱宋氏有吾家有小樓五律一首刻入詒晉齋帖此
弓却未書人王嘗云名蹟絕品者不敢題寫恐後人嫌

而割裂示謙抑也故隔水綾上僅存二印至道光甲申
二月余以黔藩入都得此弓於厰肆計自張倪作詩時
至今道光丙申凡四百八十有九年流傳有緒能不珍
重

元錢舜舉藍采和踏歌圖跋

右藍采和踏歌圖錢舜舉所作按太平廣記藍采和衣
破藍衫一足鞢一足跣嘗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
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
更多元龜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髮先潘岳人笑藍衫
似采和又題藍采和像云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
百錢忙幾時逢著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元代重陽
教盛行有八仙慶壽院本八仙爲張果鍾離權呂洞賓
韓湘鍊拐李曹國舅何仙姑與采和而八也舜舉故宋

遺老隱於元代或抑鬱無聊輕世肆志寫此以寄代異
時移之慨耶弓中題者自李息齋以下凡五人弓後有
宋學士詞一闕皆本歌中意

書梅道人山水卷後

曩聞梅道人此卷藏吾鄉呂子羽家余曾識子羽屢以
未見爲恨去秋雲谷農部來都門出以相示乃知己歸
雲谷子羽雲谷俱精繪事子羽能不滯於物又不至此
寶有暗投之嘆雲谷能寶其所寶七千里外攜以自隨
又使子十年前積想未見之物一旦快覩其樂何如梅
道人畫平生所見爲雲谷舊藏山水冊二十頁溫少彭
舍人藏山水冊十頁及子家墨竹卷及此而四皆至精
能者然無逾此本矣墨緣勝事良非偶然故足備誌

元楊宗道臨晉唐帖卷跋

右浦城楊宗道所臨張伯英及晉唐各帖卷內有海岳
閣主者印子京收藏悞爲米書歷數藏家均未論正余
謂鷺羣帖米老旣目爲怒張狂怪自不肯屈意臨之且
每段明有楊字及宗道書印又清白及懷玉山人印蓋
祖關西太尉清白及子孫南浦學士夢懷玉山人而生
故事海岳閣主則其別號也宗道名遵有元遺老家浦
城徙錢塘明洪武初以徵起官至鎮江守能撫流亡有
循聲此卷首有著雍敦牂印或書於洪武十一年戊午

耶字體稍近米老顧米多側筆此則中鋒懸腕飛行絕
跡五百年後人罕知者余表而出之亦以見項氏賞鑒
未盡足憑也

跋龔子敬自書詩卷

有元一代詩文不乏作者而諸君子散處山澤沈滯下僚匿蹟牢愁韜光遠遁邁軸寤歌之蹟往往散佚不傳故元文類元詩選不及唐宋實世代使然端賴墨蹟流傳存什一於千百如此卷非以鑒家藏弄珍惜曷由供後人采拾耶余於道光癸未得虞伯生書劉垓神道碑本集未收而其文醇茂宛暢上配歐蘇則知此外所遺者不知凡幾矣此卷詩字俱妙其詩已爲顧俠君采補存悔集六湖其寶藏之

明沈石田摸黃大癡山水小幅跋

此幅見漁洋山人香祖筆記所云與倪雲林邂逅德方
郎官九成椽使作山水小幅同觀於濟南朱氏楓香閣
者是也近烏程陳焯詳列其印識尺寸載入所著湘管
齋寓賞編謂石田極意經營之作雖大癡真蹟當前應
不多讓又云此蹟藏漳上周氏周彬卽其印也道光辛
巳余在福州得之此蹟不知何時從漳至福雖畧蛀損
不礙其爲名品余謂古人創爲一圖其氣韻筆法胸次
境地後人斷不能到而去古日遠原本又未必能長留

天地間故唐宋以後有名之蹟端賴得人傳模以開悟
後學遇撫古之本必當亟收俾六法不墜如綫况石田
之於大癡尤爲一脈相承余藏大癡秋山招隱直幅與
石田此幅對勘樹法皴法無不惟妙惟肖也余得明人
模古本甚多以唐子畏伏生授經文徵仲袁安卧雪鵲
華秋色仇實父清明上河爲最并記於此

明陳白沙桃源詩草弓跋

白沙先生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應召三月三十日至京
師鄉人祭酒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
寺至八月二十八日疏陳患病乞終養九月初四日得
旨授翰林院檢討先生令姪陳景星具狀告俟筋力稍
紓赴闕稱謝旣又病不能興乃具疏令景星謝恩而歸
時年五十六歲見其門人張詡所撰行狀及黃淳應召
錄此卷書於桃源舟中乃其將歸時所書前有黎惟敬
分書菰苑珍藏四字蓋是時先生名振朝野士大夫得

其片紙隻字皆謹珍襲而況及門親炙者耶記十年前
余得先生告歸時茅筆大草書於都中慶壽寺方丈者
今此出潞河以後詩草乃後一月所書合之可以印正
先生出處何多幸也因裝爲卷用志景仰前哲之意

明金赤松詩弓跋

右金赤松近體詩草共十七首雨花臺和韻乃庚申七月錄及庚申七月送毛景敘等詩書於前駐景亭春日詩九首題下注云宏治十三年卽庚申歲反書在後末一行云庚申二月望赤松山農金琮記蓋此詩題下只有宏治十三年而無作詩月日故補記之其實此十七詩皆庚申七月所錄也赤松卒於宏治十四年辛酉年五十二歲此乃晚年所書由子昂變入伯雨境界房貞一跋謂得承旨之髓未爲定論耳

邵文莊點易臺弓跋

文莊點易臺詩不過因客遺象筆二以爲點易用而作而遂開明季蹈空癩習其詩曰欲憑高處問盈虛曰圖到希夷有別傳尙不背四聖人之旨而周濂溪太極圖傳自陳希夷太極之前忽造出無極余謂是釋氏之學會作辯太極圖說駁之詎知明人舍實踐而蹈虛言實肇於此如韓跋云圈旣還無象又何有何跋云兩儀幾空桶又云靜清何深虛無心是道籥此卽彼氏譏謾不顧科儀之僧衲尙不肯出諸其口者而顧肆無忌憚媿

媿言之且又相率而附和之將易之所云聖作物覩妻
道臣道與一切象辭占變悉歸於無乎夫聖人所以治
天下者名分而已事功而已今使天下皆歸於無去名
分事功何以位高卑定貴賤又何以有憂虞悔吝苟天
下相率於空則治亂尙可問乎於戲明之亡非以此哉
毋怪乎文人學士一藝之微曰畫禪曰書禪也又無怪
乎書畫之臨仿動云師其意不求形似舍形似而意安
屬乎此皆釋氏之所謂口頭禪者逞妄以欺人而不意
聖門之徒亦隨流而揚其波也可嘆也

跋王雅宜臨模晉唐各帖

晉唐書格準之西堂書目宣和書譜自應以王臨宣示
還示二帖及蘭亭序爲無上正等正覺出師頌薦季直
表內景經傳出最後而曹娥誄辭如羣玉堂越州石氏
帖均標晉人而不屬右軍唐則登善瑤臺自在顏柳以
上非論時代也此卷似非有意分別流派但興之所至
隨手臨仿耳卷末摸於嘉靖丁亥是時雅宜年三十有
四雅宜書贗本極多吾於此觀其真且至矣誦孫太史
其善寶之

明文待詔摸趙文敏鵲華秋色弓跋

右文待詔此弓自題云嘉靖丁巳五月旣望徵明時年八十有八非董跋則無由知其爲仿趙松雪鵲華秋色矣然董亦以趙弓在其家故一見卽能定之蓋古人每作一圖其經營位置不知費幾許苦心以洩發其胸中山水之奇時代旣遠端賴妙手傳摸與古人心心相印趙弓有董跋以書家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爲書奴董以禪理悟書法自攄所得耳余謂自運固宜善變若臨本不似則何貴於臨書畫一理也跋於此卷極其推許而

微寓不滿意於首題四字蓋取孫子荆語王武子漱石
枕流句而反正之意謂守常而不能變也題與跋俱在
得趙弓以後所書五十餘歲人搦一燥管隨意揮灑而
精氣固結文畫以旣耄之年謹守格轍直到松雪精妙
處惟松雪原蹟是白牋本高與此準而長不過二尺一
寸此弓絹本長至三尺五寸董所云雜以趙令穰者殆
謂弓末遠山城堵耶因錄松雪原弓題款及張伯雨董
文敏詩跋而記之

跋文待詔自書詩冊

文衡山以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貢成均越歲癸未授待詔丙戌告歸丁亥到家築玉磬山房此詩書於庚戌爲嘉靖二十九年蓋歸隱已廿四年年已八十一矣詩亦爲歸吳門後作是以有金馬昔年文園今日語也余見待詔蹟率多六十後書惟恪守矩矱故能愈老愈工今人家法未立輒思善變吾不知其變之所之也冊爲閩人李鹿山所藏鹿山康熙間曾官巡撫今展轉歸於季彤季彤先世家泉州南撫鄉先達之留遺宜其特加珍

惜也

倪鴻寶畫石弓跋

倪文貞公畫石弓作於明崇禎十五年壬午正其爲戶部尙書時蓋手筦司農國是日非籌餉籌兵仰屋增歎借酒盃以澆胸壘遂不覺淋漓滿紙也公立朝如毀要典及制實制虛兩疏最見風采其三餉歸一之策實揀時不得已之苦心後人過事苛求反謂其不長於錢穀何也因觀此蹟附論及之

跋黃石齋先生自書詩弓

石齋先生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三月熹宗天啓二年甲子授翰林此卷書於莊烈帝崇禎二年己巳醉筆放歌嶽崎磊落詩似太白長吉而書則出入閣帖王珉沈約諸家蓋是時先生年四十五歲平生大節已畢露於尺幅中余在閩刻先生文集已釐定五十餘卷此蹟當錄以補入也余見先生真蹟甚多當以此爲第一蓋有意不如無意魯公論坐可與山陰鼠繭並傳者以此季彤以爲然否

惲南田山水寫跋

道光戊子嘉平有持此卷向雲谷農部求售者閱者疑其不類石谷余慙愚雲谷亟爲收之蓋書畫俱南田所作而借石谷款文人遊戲於鑒藏尤見風味也壬寅爲聖祖康熙建元之歲石谷年卅一南田年卅兩人名已漸著南田恥爲天下第二手以山水讓石谷而獨寫花卉然雲烟烘染未能忘情或借石谷之名以試世人眞鑒文人結習往往有之石谷雖工臨仿而於元人冷澹幽雋之致或遜南田一籌此卷殆非南田不辦芝山謂

石谷所作南田書欸恐尙未爲定論耳蓋兩人同時引
重迥非朱繇道元之爲南田懷石谷詩云墨花飛處起
雲烟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譚傾四座諸侯席上說
南田此卷儻石谷見之不知如何推服又豈知百六十
七歲後有斤斤辨別如余與雲谷兩人者耶

黎二樵^簡山水卷跋

余識二樵山人在丙辰丁巳間時從山人索筆墨者戶
屢常滿余所得亦不下十數種迨庚午余得請歸里山
人歸道山已十餘年余所得詩若畫盡散佚蓋山人身
後遺墨鄉人餅金購者甚衆余所得不復收拾往往爲
人竊售也是歲九月從雲谷農部丐得所臨北苑小幅
藏之山人詩從工部長吉義山東坡變化出入實爲平
生第一而世顧寶其畫與字雖然畫固足寶矣畫如此
弓尤足寶矣因雲谷屬爲題記爲誦山人榮名只覺饑

後貴絕技原非眼前寶兩言爲山人珍惜後之論山人者悉心於五百四峯草堂集求之當肯余言

陳老蓮天姥三峯圖跋

庚申之夏予假回客羊城有人持此幅求售五松見之
欲得之心露於顏色市賈故昂其直未之購也後爲友
人戲攫惡慝則欲得之心見於語言後予返禪山致書
乞予購之則欲得之心見於文字矣五松精賞鑒此本
神氣淵穆爲老蓮不多見之作而窺其意則以圖繪天
姥象傍有天姥三峯欲爲其太夫人壽也是歲北上道
中致書五松有遙望南天只此一事致負良友之語爲
抱歉者半年去年秋得五松訊則爲予叔蘭晚宛轉代

購得之訊云此畫去來輪轉凡知交皆與爲力以前日之不得視今日之得其快意可知五松孝子也非竭貲力以事收蓄者也然此一事之委曲宛轉幾不見諒於戲攫惡慝之人則世之書畫膏肓者可慨矣五松又云事非如此轉折則直鑒藏名畫視之自今以往家居披覽見平日知交之厚若此弟之性剛才拙又若此則視爲箴規之益友永爲世寶耳悅親有道在乎信友五松因悅親以取信乎友故令人興仰無窮也因其索跋故詳始末而報之

跋方望溪

苞

鄂剛烈

容安

與陳文肅

大受

手札卷

先正手蹟不惟八法之工偶論一事罔不居今稽古言
言精粹記廿年前在京師得讀張文敏尙書論定樂章
手書娓娓輒二十萬言書法固工而所挾節和感應之
理有史記漢書書志內所未及者蓋腹有詩書隨手揮
荅頭頭是道也此方望溪先生及剛烈公與陳文肅公
手札凡十一通文肅公之曾孫練江刺史所藏者剛烈
公札內有云精誠所孚觀民心卽知天意筭哉是言余
謂天至尊非臣下所能感格故古王者始祭天諸侯止

祭封內山川地方豐嗇災祥之故山川百神實奉天命以主之蓋山川之氣與人近有土者政和人和民和祥和之氣布濩域中與流峙高深互相淪浹自能使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地盡安恬民無疵厲所謂民力普存而三時不害也所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至第二札所云知其苦而能恤其苦則人和知其難而不畏其難則政和政和斯民和乃於剛烈公所云引而伸之而余尤服膺於望溪先生所云步山椒者數盤以後登涉愈艱齊紈之潔偶觸脂垢雖數浣濯不能去其暈若爲

余當頭一棒者讀此益凜凜矣

書劉文清書杜詩弓後

記在京得侍劉文清公及覃溪老人評論書畫互相疑難一日以蔡元長送郝元明使秦詩質文清公公謂有江湖氣非真蹟余對以請留再看翌日公持卷授余曰果是真蹟已跋之矣又一日覃溪老人論李春湖學士所藏虞永興夫子廟堂碑謂近拓王節度覆本兆庶樂推等字已闕漏矣余曰此唐拓殘闕以近拓攙補耳請再審之翌日覆勘定爲唐拓且鈎撫入石矣兩公虛心下訪與余實有翰墨緣故得其手蹟爲多都中人往往

軒劉而輒翁故文清公之蹟每爲人索去此卷文清公
書杜詩七首余已未歲所得乙丑歲轉遺鄭建亭前輩
建亭爲余長親交甚密非至精者不以轉遺今轉輟二
十有四年季彤以重價購得索跋雲烟聚散之感良非
偶然兩公及建亭先後歸道山余去京師亦十有一年
矣書竟爲之惘惘

題萬廉山承紀山石梅花二冊

兩載不見廉山嘉慶己巳十一月晤於都下之南半截
衚衕出此冊見示蓋爲南雅太史作也爲之憮然者久
之余十年京宦回首故山聞二三里老爲余言羅浮爲
會匪兵燹半邱墟矣而庾嶺之梅花零落殆盡余就廢
以來求買山種樹之貲卒不可得蝸寄一屋行四閱月
遠念十載之間人事之不可期如此回首故鄉名蹟未
嘗不欲得好事者起而理之使不致湮沒於荒榛斷梗
間今對此一石一花則謂之曰此花首臺也此玉女峯

也此葛真人之所遺與張丞相之所植也微塵世界中
但能作如是觀又何必與之論興廢哉有酒卽飲兀然
至醉無爲此石此花所笑

阮雲臺相國師石畫記跋

天地間奧衍磅礴高深峙流之境始發於詩家繼發於畫家然畫不能到者詩或肖之如古人遠矣得吳曹顧陸輩爲之寫照聖賢之氣度言論色笑與文人學士之風流文采讀畫者流連感嘆如或遇之而不如讀聖賢之書與文人學士之遺集也夫山水有真境焉有真意焉人爲之不如造物者自爲之昔者摩詰之輞川龍眠之山莊北苑之江南烟雨子久之富春大嶺叔銘之天池石壁以其胸中邱壑爲畫讀者但賞其筆墨之變幻

渲染之空靈而於本境未必一一皆肖且未必如二謝
岑孟之詩之肖此有迹之畫也爾曷若無迹之畫也又
曷若無迹之畫而證以克肖之詩也雲南點蒼山十九
峰其第十中和峰之腰出文石石中青赭濃淡層巒疊
嶂風雨晦明水天瀨渺之態無不畢具而無有發其微
者吾師儀徵相國官總督時公餘之暇取石之方圓長
橫而裁成之每幅拈出古畫家筆法而證以古人之詩
惟妙惟肖凡得若干幅閒系韻語作石畫記五卷榮光
受而讀之嘆曰此真境也此真意也此真無迹之畫證

以克肖之詩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起各畫家而質之
將頰首於造物之自有此境此意也起各詩家而質之
將頰首於畫家之已有此境此意造物之實有此境此
意也而自然之勝勉強然天工之勝人巧則畫家詩家皆
嗒然若失矣夫絹壽五百年紙壽千年雖珍襲慎護過
此則糜矣敝矣今此石畫於以發上千古之知識於以
畱下千古之真鑒吾師之久大德業當視諸此

揚州萬柳堂圖卷書後

憶丙申丁酉間在京師從儀徵相國師每爲萬柳堂之
遊師命榮光仿趙文敏與盧疎齋宴集圖付拈花寺僧
藏之勿勿三年吾師

予告帶俸歸田復以珠湖餘地築揚州北湖萬柳堂捨
其餘田之低者作隄護之夫柳宜於水則築堂於城隅
不若築堂於湖壖爲勝也今此圖烟波浩渺樹色周遭
菱唱漁歌如相酬答遙望召伯埭露筋祠在若隱若現
間堂上主人撫今昔之釣遊課雨暘於魚稻功成身退

怡志林泉視盧趙之徵歌雅集實或過之榮光老矣八
千里路言歸故鄉他日於金山珠海間求此一墅殆不
可得念春明舊遊益念於珠湖勝處也

書潘大司空芝軒師仙瀛雅集圖後

右仙瀛雅集圖畫吾師乾隆癸丑同歲入翰林諸公共
二十有三人吾師實首是榜圖舊弄師之同年今宗伯
煦齋先生處侍講姚元之作畫編修孫爾準爲記今秋
吾師倩上舍生黃初民重撫此本而命其門弟子吳榮
光述之謹案圖前垂柳下蔭中橫石橋橋左立三人若
聚語者首一人爲魏觀察元煜愛軒稍進爲陳太守雲
遠雯又進爲王御史麟書仲文迤而左得石床並坐二
人一手拊石上一手抱膝坐者爲朱太守桓芝圃屈右

膝坐者爲何觀察學林茂軒一髹案置巨石背案間展
素卷長不竟幅案頭一盃一研據案坐援毫欲書者爲
索綽絡氏煦齋宗伯公榮光爲庶常時掌院師也一人
據案右以手指揮若論所書事者爲周大理系英石芳
坐左手握小卷者爲張觀察燮子和坐右一人風範端
秀一童子持卷來偃而授者則吾師潘大司空公也坐
後據一人爲葉鴻臚紹樞琴柯過此則長松巨石間有
端拱獨坐者爲狄觀察夢松次公松風吹石上石昂首
激起颼颼有聲有客囊琴就石臺若將脫囊而和之者

爲謝庶常淑元春洲並坐若欲聽琴者爲吳銓曹貽詠
種芝橫坐者爲黃太守洽杏江坐執策讀停視忽若有
會者則蔡生甫學士公榮光少受業師也徑稍曲一人
背立樹下若有相若無相者爲周庶常麟元芷田蓋作
圖時已無其人此過去因也曳鷺溪小幅絹與童子各
持一端者爲甘給諫家斌秩齋並童子立而共持一端
者爲戴秋曹敦元金溪中立而捋鬚諦視者爲吳御史
雲玉松憑短几奕而下子者爲陳司空希曾鍾溪對奕
者爲李宗丞宗瀚春湖抱膝而觀局者爲李觀察師舒

誼源最後一人藉草坐者爲譚太守光祜退齋圖中得
巨石七樹十有四青衣二人案一几一榻二琴棋筆硯
畢具諸君子退食餘閒從容坐嘯昔岑乍馥松石雙清
可想見山水英靈風雲臭味也後癸丑之二十年嘉慶
癸酉七月南海吳榮光拜手謹識

書吳縣相國師詩集後

榮光以嘉慶己未進士出吳縣相國師本房門下受知
既深過從尤密凡所爲館課詩賦無不仰承指授竊以
上窺蘊涵之厚體裁之正道源文軌若合符節也未幾
師以學士擢宮詹出督滇學甲子師復以少宰主浙江
鄉試遂畱督學丁卯榮光副浙江鄉試所得多師甄拔
之士躬率新舉人數十人拜師於桃李之門是歲師秩
滿入京計己未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丁卯戊辰己巳庚
午前後九年在京撰杖履奉譙遊殆無虛日師道蘊所

餘發爲章什翳美且富辛未壬申間毀於視學江西院
署之火故所存無幾迨師癸酉旋京鈞衡六部宣勤之
暇亦間有詩章至丙子

予告歸養計十有二年榮光行役閩越途次詣門第者
凡四及師拜首揆以後道光甲午丙申榮光入都得以
全窺撰著今集中所裒至精至約仰惟

明良贊襄之契天人性命之微政治操挈之原名物格
致之用卽小喻大因著知微猗歟盛哉榮光從遊最久
謹以所見所知附書卷末

書聞孝廉超竹安圖後

錢唐聞超余丁卯典兩浙試所得士也戊辰初春入都應禮部試故人陳君鴻壽郵書謂其母以超年少託超於余超遂館余寓齋報罷後超之伯子傳其母姚太君言以明歲開

萬壽恩科宜畱過夏超故恬澹士而至性過人以母命不獲歸心恆悵快余詢之超曰超兄弟五人超最幼幼失怙老母今年七十有三超自墮地來未嘗一日離膝下且母于歸後先子少孤賴大母成立家無擔石儲母

事孀姑撫五子二女中饋之事大小克舉先子以勞得疾夜需食母雖嚴寒輒起進食超幼父輒呼起侍食食竟設小几課讀曷以夜午神氣清明事半功倍母聽書聲喜往往和衣待旦今母鬢垂白矣超方一舉於鄉稍如母所期望而反不能侍母用是耿耿耳余慰之曰仕者以及親爲榮且游而有方亦母命也汝遲半載舉禮官歸有以慰母願汝起居飲食如在家時願汝母起居飲食如汝之在家時因卽其齋書竹安室三字以遺之越日超以其母所爲竹安圖請爲記遂記此

戊辰京兆試內簾同人書跋

爲內收掌
官英瑞作

竹泉孝廉以國子助教入簾收掌試卷出楮徵書自主
司而下得二十人索跋於余余丁年浙水曾浮奉使之
槎甲歲京闈與給分曹之燭棘垣勝事於茲益三見矣
每當晨扃待試秋院多閒各染霜毫願畱雪爪賤屢存
乎舊篋字幸采於新編快結翔朋請占吉語憶八載桐
陰在井君無忘初地衣裳佇三春蓮朶照廊我爲畫南

宮風月

時英將以明
年赴禮闈

自書所撫定武蘭亭帖後

唐太宗使蕭御史賺蘭亭歸擢爲員外郎余以御史落職閒居京師遂得借摹此定武真本入石事竣後適起爲比部員外郎雖今昔官階之不同而前後若出一轍且天假閒晷成此一段翰墨因緣後此塵鞅日勞歲華不待恐不復能手礱貞石矣因竊自幸且見事之良非偶然也

軍機題名書後

榮光
備員軍機章京三載始得仰窺我

朝

黼展宵旰之勤政府謀謨之密直軼前代以上姬唐虞
之都俞吁咈焉粵稽唐開元三省尙書以統會衆務門
下以待從獻替中書以獻納制冊宋則三省並列於外
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而
樞密院實始於唐代宗使宦者掌機密文書夫宦者掌
機密固不足論矣若三省之設事權攸分意見滋起卽

議論既協亦不過條取上裁從未有

聖主臨軒疇咨日贊無閒昕夕如我

朝之盛者也軍機處雖沿西北用兵之舊而內外奏事之重且要用奏摺者皆由本處奉

硃筆批發轉行用題本者始歸內閣封進蓋

萬幾躬攬大臣面承獻替至公宣奉至切既無閒隔亦無畱滯真萬世不易之良法也爲大臣之屬者設有章京滿漢各分兩直現定每直八員以一員領之每日大臣承

旨下章京畢集大臣面授恭錄以進其有事關要密尙待查核者或由大臣密記或交章京存記以時請發至恭載

批諭繕存奏摺若檔案若封寄各分其任事無鉅細悉以本日完結而不稽積每當挑燈

禁闥橐筆

行圍暑雨寒霜晨光宵晷我勞未告而

恩賜先來則與是選者要且榮矣伯新前輩廣搜博采自雍正八年至今得四百餘人仿翰林御史之例彙刻

爲軍機章京題名一冊寄屬跋語猶憶榮光在直時一

扈

陪都再與春園四從秋獮當直舍較忙之日戴星而
見月而歸每念殊榮輒忘勞勩今則一行作吏已十六
年昔日巢痕不勝欽嚮耳

繪水集書後

道光三年癸未正月浙省春暖初四日有衣單袷者是
月春雨闕至於三月河水涸糧運不前余時爲兩浙臬
使語於衆曰今年所患不在暵也四月初旬舉常雩禮
帥仙舟中丞主之是日陰雲四合緒風總至人皆望澤
矣旣而得雨連宵達旦越日不止再越日亦不止以至
於連旬各屬陸續報漲越月杭嘉湖三郡報災時方伯
內召以余權藩事查照向例撫院查災藩司查賑檄委
各丞倅令分投辦理而以司馬王竹嶼鳳生總其成例

賑之外特

詔發銀三十萬撫卹紳殷勸捐續賑知義好善者甚多然未有如江蘇王研農徵君以寒士而概捐千金者方其雨勢不止太湖盛漲倒灌內地田廬皆被淹沒爲時甚久故蘇松常鎮被災尤重於浙蘇臬林少穆力肩其事又得民心故勸捐尤廣事定王君作繪水集彙萃災賑詩篇請質於余余閱其書浙人詩文亦復不少兩省旣同時同被太湖之漲而成災蘇人篇什備矣記余查賑詩自錢塘相公以下和者動至數十人此外記水之

作想復不少何不再萃浙人之作以爲兩省繪水乎況
是時也少穆辦蘇災善矣而仙舟中丞之於浙似亦未
遑多讓而又有竹嶼司馬爲之佐何不更集兩省辦理
章程擇其簡要文移續成一書使後之人有所叅酌乎
今年陰雨連旬太湖復漲幸不如癸未之甚耳三吳水
利不能不望有心人爲之先事預防也書此復之道光
廿年庚子六月

眞定武本蘭亭敘跋

三則

右宋拓眞定武五字不損蘭亭敘據王氏竹雲題跋爲海內眞本第三此本自紹興御府賜出後至淳熙十三年六月有榮芑爲幼文跋後歸會稽王修竹東平王朋益凡越一百五十四年於後至元六年歸王士熙有五古七律詩及同時人陳繹曾董復張瑄趙熙等題跋陳繹曾和王士熙五古詩至明歸嚴嵩共二百一十五年嚴嵩籍沒入嘉靖御府後散出由朱簾菴項元汴共越六十五年崇禎庚辰歸韓逢禧

國初歸梁清標後歸繆曰藻有王澍題籤自韓逢禧又
越二百六年流傳至今波磔點畫與宋以後至北平翁
氏所攷悉合足證諸家覆刻之失因精摹一本並各詩
跋藏於家又刻此本嵌置城南書院麗澤堂壁識者鑒
之

右宋拓真定武五字不損蘭亭序榮芑本王澍云繆太
史所藏拓法如輕雲籠日實海內第三真本也此本自
宣和御府越六十餘年至淳熙十三年有榮芑跋跋後
至今又六百五十年厯代收藏題跋印識爛然無一闕

失傳信傳寶庚寅十二月謹以趙子固落水本五分之
一之直得於吳門繆氏眞厚幸矣陳繹曾跋云有紹興
希世有印韓逢禧跋亦云初字下有高宗希世有印案
周密雲烟過眼錄高宗每弓引縫下用希世藏小方印
希世有印稍大乃徽宗印非高宗也今驗首行初字下
朱印實是希世藏三字蓋宣和御府本至高宗時始分
賜近臣者印爲王芝私印掩其左半陳未深攷悞藏爲
有韓則相沿而悞耳又王士熙七律九青韻用令字元
韻令字庚青並收道光乙未十二月朔吉南海吳榮光

既摹一本置湖南城南書院之麗澤堂復精摹一本并各跋藏於家而考證之

帖第二十行死生亦大矣亦字諦審實是四點拓手未到若二點然王荅霖所云如輕雲籠日者是也有宋以來覆刻作三點者實由於此

宋拓淳化閣帖第四卷跋

宋拓閣帖第四卷與李春湖侍郎

宗瀚

所藏第六七八

卷爲一手蠶蠟凡版數字連屬閒或裁去半字及銀定紋長短廣狹一一相同春湖所藏第六卷有北宋人跋云御府法帖版本掌於御書院歲久有橫裂紋魏王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摹數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摹搨鐫刻皆用國工不復可辨余所藏本首幅有橫裂紋可知其爲秘府本也第八本淳熙癸卯王淮跋云觀淳化法帖用潘谷墨作蟬翼本筆下鋒鐫隱見有若真蹟誠可寶

玩此第四卷王筠書蕭思話梁子雲書褚遂良褚庭誨
書皆有橫裂紋虞世南書有斜裂紋而蕭思話及歐褚
書俱有銀定紋而版片數目遇半字者俱有裁去痕跡
可證後來翻藏者止刻半字之據其六七八卷有中書
省印門下省印尚書府印書林印曲脚封字印大雅朱
永年孫承澤安岐收藏諸印而此第四卷無之只有賈
似道圖書十字印悅生印及藝文之印半長印與六七
八卷符合而無尚書省及朱永年收藏各印者蓋此拓
原是十卷此第四卷自悅生堂散出人間未經收入秘

閣而朱永年等諸鑒家俱未之見故只有賈相印識卷之首尾有壓縫方印爲人竈去則未知南宋後經何人收弄耳此卷有董文敏借看小札乃因別本而及此第四卷者余以嘉慶乙丑得於京師廠肆越三十五年宦蹟所及攜與南北藏家閣帖校勘無逾此拓者道光己亥八月識於福建藩署之安民堂

舊館壇碑跋

右許長史舊館壇碑見於歐趙著錄歐云其旁又題曰
此一行隱居手自書碑額有四字曰天靈聖明今閱標
本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八字特小裝於謹造之下而碑
額則已佚矣長史卒於晉烈宗太元元年丙子越一百
四十二年至梁武帝天監十七年戊戌乃繕勒碑壇趙
甥譏鄭夾漈謂碑立於普通三年不知乃徒見碑陰爲
普通三年所立而誤耳至書者陶隱居止書碑首一行
碑文乃會稽剡縣人孫文韜所書文韜蓋學隱居書法

者六朝字體太雜而書派則上承右軍下開歐虞此碑
實信本所自出顯而易見者較之啓法龍藏勝之遠矣
叔均借潘氏拓本攜以見示復鈎贈一本又作舊館碑
考一本徵引博洽按碑內於叔均所辨正之外尙有選
作選列作選并作併邳作邳之類皆六朝字體至朱竹
垞所見普通三年之碣亦以碑陰爲碑文所謂大厯十
三年劉明素重加洗刻者想祇碑陰非此拓也

宋拓醴泉銘跋

此本虛舟老人定爲南宋所拓甚當冊內雖有描失之字然喜無攙補不失此碑本來面目蓋古人書碑雖極嚴整必以氣運之若將本碑字攙入同一手書而神氣已不聯屬矣余見宋拓醴泉銘幾至卅餘本而攙補者居其泰半因取宋拓三本將前人所攙之字撤出行間損剝悉仍其舊於原書神理一絲不隔爲吾筠清館所藏第二本與此正同惟未被描失耳率更此書前半精緊後半宏整真乃一氣呵成安可前後移置也昔蔡忠

惠書畫錦堂記每字書數遍擇其端楷者上石識者每
譏其神氣不貫今碑具在可覆按也今人作榜書或以
一紙寫一字選其工穩勻稱者以入榜書品日下書勢
日靡吾不知所云

跋三長物齋聖教序

道光戊子十一月借至筠清館與余所藏惲壽平本沈文恪本玉壺秋碧本並几校勘半旬之久惟玉壺本拓手紙墨皆同其蠶蠟濃淡輕重亦互有出入而玉壺本尙有數字攙補不能如此本之毫無遺憾耳此本尙有黎瑤石分書題籤籤下方有庚辰七月望五字又有九素二字小印今皆不存記此以復春嵐觀察

懷仁集書稷帖內多取神龍本意其爲此碑通體筆姿所近未可因此以疑定武其取定武本中如會羣集崇

等字亦格外加媚耳明許靈長於碑內所集稊帖之字
撫刻一百有十名曰蘭亭正印最有風趣

跋梁芷林

章鉅

中丞所藏宋拓聖教序

貞觀初年遣元奘求經西城十九年譯經於宏福寺太宗作叙高宗作記均在此時逮廿二年復出心經令譯自是年至咸亨三年壬申越廿四年乃以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記立石其立石之前十五年顯慶丁巳此文已書於王行滿前廿年永徽癸丑已書於褚遂良豈褚王二人書猶未足而爲此集書耶抑集摹精審以致曠日持久耶此石余官陝時親至碑林摩挲竟日堅潤如玉故遭一千三百餘年羶蠟斷裂磨蝕而字尙可讀也

未斷宋拓余所見幾四十餘本今重入京師又得見七八本此南宋拓本較北宋拓未損之字十存其五六殆紹興以後蠶蠟可寶也

孫虔禮書譜跋

消暑記本

大觀帖十卷係以淳化原刻尙存之真蹟釐定入石太清樓帖則曹士冕所謂添入奇蹟有蘭亭者是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無孫過庭書譜其添入書譜與十七帖共二十二卷則已易去建中靖國標題官銜歲月而爲太清樓後帖矣孫退谷謂祕閣續帖書譜則以其本無者而附之又謂太清樓書譜則忘其爲續帖之添入而混於太清樓後帖矣宋法帖譜系自在可覆案也其消暑記所載書譜有兩本者蓋一係太清樓後帖之本

一則王元美所謂燕中僞作古色以鬻中有訛字之本耳退谷隨手著錄而刻此書者又不加考訂余不敢不力爲究辨以免貽悞後人若淳熙祕閣續帖十卷曾經明人翻摹更無書譜在內也質之子鶴以爲然否

跋論坐帖

魯公論坐帖行世凡七本一安氏本一吳中復重刻本
一米老臨本一北京本一戲鴻堂本一嘉善魏氏本一
關中本或曰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今石在碑林日久剝
蝕此冊宋拓波磔宛然真足寶也吳中復本米老本不
得見矣北京本並分行布白失之棗竹堂尙謂精好於
關中本何也至戲鴻本則全失折釵屋漏遺意惟魏氏
本摹刻尙不苟而終遜此本之雄渾更未知東平王氏
藏弄眉陽搨本精妙何如令人遠想慨然

跋國學蘭亭叙樂毅論

右蘭亭樂毅論竹堂姑夫官國子典簿時所拓題籤乃其手書也閱之不勝人琴之感余去歲自津沽罷秩回京晤竹堂時竹堂病少差曰吾謂不復能與子相見矣越日余爲言故鄉山水文字之樂行與子還則曰吾他日愈當速歸未幾日竹堂倏歸道山余牽於人事畱滯都門又將半載記丁卯歲逢故人李雲華侍御舊僕詩云天涯宜興渾如此感我歸心鬢尙青乃竟懷利祿而不知退嗟已晚矣來者猶可追耳余中年以後友朋存

亡聚散之感觸目卽是而於竹堂爲獨深感竹堂亦重
自感也因跋此帖并記於後

跋宋拓薛少保書涅槃經二則

金石補遺涅槃經在龍門山殘缺大小五段內有武后所製字云未嘗云薛書也此宋拓本視杏冥君碑有過之無不及誠非薛河東不能薛書傳世甚少如杏冥君碑有明董陳集帖家皆櫛入此拓紙墨精妙又鮮殘缺能不珍重

此冊爲項墨林所藏歸嘉禾凌氏四十三年今歸關中魯泉三兄又二十二年矣原冊二段共二百十六字魯泉以余珍愛特割前段七十五字爲贈良友貺益妙墨

因緣書此誌幸

李北海靈巖寺碑跋二則

此碑如峻厓巨壑旁礪砢礪內蘊凝固包孕萬有實似
李秀碑謂似石室記者想未得見李秀唐拓耳覃溪先
生蘭亭攷以嶺字從山本爲後人妄加山字此跋云是
碑嶺字宛然三米蘭亭之證且詩中美之以功溯右軍
大率文人好爲論說不顧前後矛盾皆此類也學者宜
加省焉

嘉慶戊寅冬余訪得北海任令則碑於陝西武功縣實
宋以後譚金石各著錄所未見者筆法似李思訓碑然

尙不及此刻之樸懋也學北海者戒佻存厚庶或近之

宋揭麻姑僊壇記跋

己丑長至借歸筠清館與停雲秀簪及南城重刻各本細校惟文刻尙有典型又以宋拓本再校亦出此本之下費余一旬晷刻乃得定此本爲南城原刻無上妙品也雲谷農部摹刻於石而借余所藏董文敏所臨墨蹟本以副之幸臨本亦是無上妙品不致玷此數坡陀耳

瘞琴銘心經合冊跋

琴銘顧升爲妻莊甯撰書心經顯德二年八月一日莊甯

爲夫資福書後有顧升勒記云檢遺篋感深意福無靈人先棄勒貞珉還資施

琴銘在塼塔之上房梁公墓石之次心經從白鹿寺本
出稍輕脫耳平生只見此本吳下覆本繆矣蘭石太史
當不惜數坡陀以惠後學書此俟之

渤海狂將用作娘子軍中令嬋娟却有丈夫氣兩人忉
利天宮未知誰復爲雄一笑

琴耶心耶豈書之涔耶

春海學使所藏釋端甫塔銘跋

此碑石質堅瑩余曾到西安碑林摩挲其字畫尙完好惜爲碑賈洗剔至再波磔遠不如前每行下截二字宋元之間已缺平生所見未闕者惟館師釋堂先生藏本耳此本誠懸結銜內國字未缺定是宋拓觀虛舟所跋明內庫宋本殆難伯仲也裴相撰銜之首一字是江非山見完本斯可取王而廢錢耳

跋釋端甫銘

柳從歐出當溯源於定武真刻則誠懸之變自有其所
由變者在孫退谷謂其大闢境界尙可不得謂大遠晉
法也退谷稱神策軍亦以唐時刻在禁中世人難得耳
不知柳書名重當時刻石無敢或苟如見存之符璘馮
宿兩碑皆虛和朗暢一息相通卽如此北朱拓元秘塔
銘尤未可以劍拔弩張求之形似也

唐太常寺丞溫佶碑跋

大和間牛僧孺撰裴潏書

碑云魯郡公真卿守平原杖策往謁風雲類隨忠氣合發下云乾元至德間太尉臨淮王乞以爵廢因授太常丞公行藏有志訖謝而去用於平原而名不顯薦於臨淮而名不居行藏果各有時乎抑士貴擇人而自効也書法追蹤顏柳唐石之致佳者

黃山谷水頭鑿銘拓本跋

山谷以元祐二年丁卯在秘書省典史局此水頭鑿銘
款云元祐二年七月正其在秘省時作是時年四十三
尙在黃龍山中悟草法之前七年也宣仁垂簾伊始衆
正盈庭方田市易保甲保馬監鑄權茶諸糶政次第罷
除禁王氏經義除青苗法呂惠卿惇輩同時貶斥讀史
至此爲之一快惜乎河內東平享年不永昔人跋玉局
春帖子每慨慕乎盛時難再余於此銘亦云冀公主圓
通師者何人他日當攷之

水頭蘓銘

四字大徑二寸餘

圓通師大蘭若冀公主捨脂澤无量鑊慈悲杓來

者酌聞尙檀從智作

元祐二年七月丙子豫章黃庭堅魯直銘刊者邢肅

葉東卿

志說

郎中所藏鳳墅堂帖跋

紹興間張九成進講經筵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
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公曰陛下不必疑疑
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卽王道之端倪推
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
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閣廷魁帖中張文忠帖因附書
此數語公立朝大節不負科名令人起敬也

胡學士以論和議封事編管昭州張少監王敷文詩詞
乃學士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用惑

羣聽復編置新州時贈行之作惜不得陳監院知無不言不遇故去之啓楊文節盈尺之紙能却百萬之師之跋同勒一石以志忠諫耳讀敷文詩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迴首愧朝班知學士當日舉朝傾動卒無能救之者而王陳兩正人以詩啓故連遭貶隸或至於死良可嘆也

朱紫陽夫子序薌林文集云觀其絕僭叛之音邇而靡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敵人百勝之陣遏羣盜橫流之勢身危於九死

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
慨然上議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猶
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忘大計也
又云若公幸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
與有勞烈觀此則知薌林乞身中歲放蕩江湖觴詠自
適乃有託而然幼卿乃以例之南渡藝文之士與陳簡
齋趙安樂辛稼軒等類齊觀竊以爲未當

幼卿石刻補敘跋此帖云予亦不敢削巨姦遺墨以戾
前志附於續通鑑之義可也若此卷以力附和議之孫

仲益比而同於力排和議之向薌林概目之曰南渡藝文帖毋乃僨乎東卿以爲然否

東卿大雅以鳳墅前帖六卷續帖二卷索跋余謂宋南渡以後書家多宗蘇黃而理學諸君子用筆則徃徃近紫陽夫子蓋師友淵源轉相傳習帖中遺墨概可想見不獨袁正獻變之於紫陽趙紫微達王初寮安中之於東坡徐東湖俯爲山谷之甥爲得其具體也

永徽後皆歐褚派貞元會昌後皆顏柳派宋初人多學李西臺蘓黃米蔡四家出風氣始變而南渡後書人學

蘇黃者多米蔡者少東坡之學直至金元人猶宗之趙
魏公出風氣又一變蓋自李唐以後分門立戶不善學
者或墮惡趣然則書雖小道而提倡宗風矜式後學學
者可不知所謹哉

題舒嘯閣集李北海歐陽率更書後

唐集右軍書聖教序七譯金經皆不免偏旁湊合宋集
歐虞褚薛顏柳爲千真菴記則全不講書格矣此集皇
甫誕碑李思訓等碑不於原本外旁采一字是知書者
如以此精心果力重摹原碑當更勝也余論書句云有
墨字之筌無墨字之諦



初從弟鳳髦柳塘

編輯

同懷弟彌光樸園

子尙忠春卿

校字

尙志任卿

石雲山人文集卷五